論「看透」

金陵客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看透」這個詞成爲一些人的口頭禪。讀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檢察日報》，有一篇《一名腐敗官員的「三個看透」》，讓人印象非常深刻。這個貪官覺得自己「任職時間最長、資格最老」，而且「自認爲工作非常認眞負責，也確實取得一些有目共睹的成績，可職務卻一直上不去」，於是就「看透」了。記者說，「『看透官場』成爲其違紀違法的藉口，『看透社會』使其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遠，『看透人生』使其決定開始放縱自己。」「看透」來「看透」去，結果，把自己「看透」進了牢房。

事實證明，自稱「看透」的人，常常沒有眞正「看透」；不僅沒有眞正「看透」，而且實際上完全不懂什麼叫作「看透」。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靠自己不斷修養，別人不能強加。自稱「看透」，等於宣布自己人生觀、世界觀完全成熟，自己能夠面對各種風雨或者誘惑，正確處理各種問題了。這樣看來，眞正「看透」，談何容易。而眞正「看透」的榜樣，歷朝歷代也不罕見。孟子很想做官，周遊列國，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看透」官場。譚嗣同嚮往變法，臨危不懼，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倡也。有之，請從嗣同始。」那才叫「看透」社會。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那才叫「看透」人生。這樣一對照，貪官所謂「看透」，不過是失意的牢騷，對官場、對社會、對人生一點都沒看懂，「看透」二字，眞不知從何談起。

自稱「看透」的人，常常忘記「看透」自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錢穆《論語新解》翻譯成白話說：「我每天常三次反省我自己。我替人謀事，沒有盡我的心嗎？我和朋友相交，有不信實的嗎？我所傳授於人的，有不是我自己所日常講習的嗎？」自稱「看透」了的人，卻從來不會這樣看自己。自己既然是天下第一朵牡丹花，天下人理所當然就得處處奉承自己。他「看透」的，就是別人如何比不上自己，社會如何對不起自己，總是越看委屈。「看透」到後來，全世界都欠他一屁股賬。在官場，只是「看透」飛黃騰達，卻忘記「看透」服務人民；對社會，只是「看透」貪婪索取，卻忘記「看透」盡心奉獻；對人生，只是「看透」榮華富貴，卻忘記「看透」如何做人；結果，從鬱悶到不平，必然處處伸手，以求「彌補虧空」；結果，當然就只能「看透」成一名貪官，「看透」成一名人民的罪人。

自稱「看透」的人，常常讓人「看不透」。不同的人，當然有不同的「看透」。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陶淵明處江湖之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李大釗面對絞架，堅信「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魯迅遭遇圍剿，堅持「橫眉冷對千夫子，俯首甘爲孺子牛」。他們其實看得很遠，看得很深，卻從不自詡「看透」，自稱「看透」了的人，他們的言行從來不一致，而且不以爲恥，因此，越是嘴巴說「看透」，行動上就可能越是讓人「看不透」。越是嘴上說「看透」，生活中越是手伸得最多，伸得最長。他們的所謂「看透」，或者是給自己掛出的一幅招牌，或者不過是說給別人聽的牢騷，一旦覺得有利可圖，他其實從來不管什麼「看透」不「看透」的；更有一種，卻是對別人提出的要求，處處給他讓路，讓他志得意滿，而不必管他「看透」不「看透」。官場上聽人說「看透」，大抵如此。所以，對那些自稱「看透」了的人，不妨多加觀察，聽其言而觀其行。

只開屬於自己的一盞燈

翁秀美

某日去探訪久未見面的朋友，對方說我正忙着，你上來吧。告訴我樓層及房號，我上去找到朋友辦公室，只見裡面暗暗的，只有一盞燈亮着，是不是有事出去了？我輕輕敲了敲門，門開了，朋友從裡面出來，我驚訝地問，上班時間，你怎麼不開燈？友嘻嘻笑着，老土了吧，綠色辦公呀。

走進朋友的大辦公室，只見兩面窗戶大開，窗外空地花草繁茂，高大的椰子樹有一枝探了進來，空氣裡瀰漫着花香，如在室外一般，光線充足。朋友說，公司的燈都是分區域照明，只有在光線特別暗或者晚上加班時才開，今天同事大部分出去跑業務了，走時隨手關掉自己工作區間的燈。只有他留守，有份資料需要整理，所以只開了他辦公上方的那一盞燈。整個辦公室顯得暗也不奇怪了。

我邊喝茶，邊看他忙碌，朋友將資料整好後，找一張已經打印過的紙，翻過來，放進打印機，打出來核對。朋友聳聳肩說，以往打印紙只用一面，浪費嚴重，現在公司提倡雙面打印，雙面複印，這樣省紙。最後一次定稿，朋友設置了雙面打印，裝訂好，這樣的文稿拿在手裡不覺得厚，也節約紙張。

朋友告訴我，現在，綠色辦公是一個很熱門的時尚詞，宗旨是實現辦公室的節能減排，減少污染物的產生、排放，主張從身邊的小事做起，珍惜每一度電，每一滴水，每一張紙，每一件辦公用品等節約行爲。實行綠色辦公，既節約資源，降低成本，又減少環境的污染，這種既綠色又環保的辦公理念，正在被人們重視並提倡。

早在二〇〇七年，英國就提出綠色辦公室標準，要求建築計劃公開，有寬敞的中央露天場所，可供多人共用的辦公桌，用回收材料製成的地板或地磚，大型遮陽隔熱窗，太陽能電池板，低能耗電腦，可回收利用的紙，用廢棄木材製成的傢具，收集各種廢棄物的回收設施，在陽光充足時變暗而在人離開時自動關閉的燈——想起自己上班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叭叭叭所有燈一齊打開，部門只有我和阿玲兩人，天天開八盞燈，眞是太浪費了。

綠色辦公，加強環保意識，節約每一件辦公用品，好習慣從現在養成。回到辦公室，我清理出一大疊可再次使用的打印紙，電腦調置休眠狀態，關掉暫時不用的打印機、碎紙機開關，最後，關掉了右邊閒置的一排燈，打開自己頭頂上的那盞燈。

「帕客族」低碳新生活

蕭愚

隨着「低碳」時代的到來，「低碳」也如春風細雨般融入到中國內地人的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人提升了環保的意識，他們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不再或盡量少使用一次性牙刷、一次性塑膠袋、一次性水杯等等，這些生活中的細節已經成爲環保的新標誌。與此同時，倡議「環保、低碳生活」的「帕客聯盟」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推廣活動。

「帕客」，是指鍾情於手帕並且追求環保的人士，是爲減緩全球氣候變暖而宣導「環保從小事做起」的綠色群體符號和低碳生活的象徵。「帕客」一族宣導踐行「少用紙巾，重拾手帕，低碳生活」的理念。近來，「低碳」概念的流行，讓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帕客族」們日益壯大。

據悉，「帕客」重拾手帕、投身環保的熱情源於一項環保調查：由於使用紙巾，全球每年大約有一千萬立方米的樹木消失。如果按一張紙巾的面積爲21厘米×21厘米計算的話，把全國四億多城市人口九十五天使用的紙巾全部鋪開，其面積大約相當於一個北京市。因而，「帕客」們宣導並實踐着「節約一張紙，保護一片綠」和「綠色環保，低碳生活」的理念。白領小薛在新年伊始就爲自己定下了「今年一年不用紙巾的」綠色目標。小薛說，每次洗完手，很多人一次抽很多張紙巾，確實很浪費。她特別懷念那個用手帕的時代，「記得小時候上幼稚園，老師還要檢查小朋友有沒有帶手帕呢，沒帶的話就要被批評。那種柔柔的手帕除了能像毛巾一樣擦汗，還可以綁在頭髮或手腕上作裝飾，髒了可以洗，乾淨、環保，還很方便。」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着生活水準的提高，手帕逐漸被紙巾取代，幾乎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小薛說，現在市場上已很難買到質地柔軟、樣式新穎的手帕了。

在北京一家商場，一位銷售人員介紹，現在商店中更多的是毛巾、方巾之類，隨身攜帶的手帕樣式確實很少，還有就是一些比較有紀念意義的絲質手帕，但是價格相對高一些。京城萬女士也抱怨，逛遍全城只找到一個國外品牌專櫃有，但是一塊手帕一百多元。看來，把具有環保意義的手帕重新帶進人們的生活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不過，互聯網上則有多家經營手帕的商店，而且品種繁多。許多「帕客」表示，他們都是在網上買，多數樣子不錯的手帕售價在三元到二十元之間。大學生李婷是個名副其實的「帕客」，她不但自己每天手帕不離身，而且和同學一起開設了專賣手帕的網店。「不用紙巾，多用手帕」，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作爲專業的「帕客」，李婷和她的夥伴們希望能帶動更多的青年人從用手帕這個小小的生活習慣開始，形成綠色生活的風尚。就如同他們自己所說，一方手帕不僅保護環境，節約資源，而且寄託了些許溫暖情愫。

不過，對於「帕客」們的主張，也有人持不屑的態度。其中最普遍的一個觀點就是使用手帕不衛生、不方便。「八〇後」網友呂曉說：「手帕只是小時候的一種記憶，因爲那時候沒有紙巾，大家都使用手帕。我不會用剛擦完鼻涕的手帕擦嘴。」

霧都重慶的崢嶸歲月

葉周

抗戰時期，霧都重慶曾經集結着一大批進步的文化工作者，他們在周恩來副主席的領導下，進行着艱苦卓絕的抗日救亡運動。曾家岩曾經是周恩來的住地兼辦公室，多少個晨昏，周恩來在那裡進行各種部署。那裡的燈光始終是他們年輕而又充滿激情的心中的一盞明燈。即便到了和平時期，當他們遭遇中年的挫折和困頓，他們也會時時在心中回望那盞不熄的燈光！

一

一九六五年秋天，在霧都重慶，曾經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的先父以群又一次來到重慶，去尋訪歷史的足跡。荒煤曾經寫過一篇回憶以群的文章《在霧重慶的永訣》，其中非常詳細地寫到「文革」發生前，他和以群在重慶一次難忘的會面，那也是他和以群的訣別。半年多以後以群就在「文革」之初，張春橋直接指揮的對他的批判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荒煤原先一直在北京擔任文化部的領導工作，直接分管電影。在電影界對「夏衍、陳荒煤路線」的批判，使他被撤職，並從北京調到重慶工作。那次以群出差到重慶，特別與陳荒煤相約，尋訪故地，尋覓二十年前他自己艱苦奮鬥的足跡。他們上了枇杷山，去了朝天門，找到了以群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主持「文協」工作時在張家花園的舊居。以群時走時停，時而低頭細看，時而仰天暢想。當時熟悉以群的荒煤起初有些納悶，理智的以群，爲什麼此番這般多情？

以群參加成立於抗戰時期「文協」的工作，是周恩來副主席的安排。《胡風回憶錄》曾有一段記載：一九三九年有一天，周恩來的警衛員送來信，約胡風見面談話。胡風表示：「自己『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給國民黨一點不痛快，用筆鑿穿一下他們的鬼臉總是好的吧！』」周恩來同意胡風不去延安。周恩來又交給胡風一個任務：「要我勸說梁文若不要和吳奚如搞戀愛，這對黨的影響不好。」（吳奚如當時是周恩來的秘書）當時吳奚如與自己的妻子朱惠離婚不成，與女作家梁文若談戀愛，但梁文若的愛人葉以群又不同意與梁文若離婚，吳奚如這就成了「第三者」。對戀愛和婚姻一向講究認眞負責的周恩來對吳奚如很是不滿，除了嚴厲批評，還讓吳的朋友胡風「多做做工作」。此後，胡風與來訪的梁文若「做工作」，「告訴她組織上不同意她和吳奚如的關係再深化，應該冷靜下來」，「但她執意不聽。」胡風向周恩來彙報後，周恩來要聽葉以群的意見。於是胡風把葉以群找來，在周恩來面前，「以群表現得很冷靜，很爽快地答應了和文若分手，並且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到戰區前線訪問」，「這給了周副主席很好的印象。相反的，吳奚如從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留在桂林，後來到新四軍。皖南事變後，他和文若分散了，兩個人的關係也就結束了。這次戀愛成了奚如一生中的轉折點，不知該算是喜劇呢還是悲劇！」當時吳奚如擔任周恩來的秘書，卻因一場沒有結果的「婚外戀」，「從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

吳奚如晚年回憶說：「我這時在私生活上狂熱地愛着青年女作家文若，她原是有夫之婦，是很不應該鬧這場三角戀愛的。周副主席用電報警告我之外，要胡風寫信從旁規勸我，而我則以爲他是別有用心，拒絕他的勸告，在回信中粗暴地予以詆毀。胡風也尖刻地反唇相譏。致使彼此間的友情破裂。」

那個年頭是以群人生中的一個低谷，在上海與「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人員秘密接頭時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逮捕。出獄後，又發現所愛的妻子作家梁文若，與周恩來的秘書吳奚如有了曖昧。以群出獄後既要面對組織對他獄中行爲的嚴格審查，又要面對隊伍內部某些人時常投來的異樣的目光。不論在私人生活或是工作中，他都面臨着從未有過的挑戰。所以如同久旱逢甘霖，周恩來對以群個人生活的關心，以及工作上的信任，對剛剛從國民黨監獄中走出來的以群精神上鼓舞極大。

後來以群從戰區前線回到重慶後，周副主席提出讓以群在「文協」工作，並讓胡風去和負責的老舍商量。就這樣，以群住進了「文協」的宿舍張家花園。

抗戰時期曾在重慶擔任南方局文委文化組秘書的張穎在她的文章《回憶南方局文委—文化組》一文中回憶說：我「把文化組討論的意見和情況告訴當時負責『全國文協』經常工作的葉以群同志。恩來同志，徐冰同志經常會見他。『全國文協』組織的各種活動，葉以群同志都和徐冰同志事先商量，事後了解反應，總結經驗。以群還常常把恩來同志的意見轉達給茅盾，老舍，並徵求他們的看法，以溝通思想，配合工作。實際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國文協』起到了溝通的作用。通過他的工作，聯繫文藝界持有各種不同見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達到一致。」

當年以群主持「文協」的歲月裡，「文協」所在的那棟臨街的樓房，如同一幢集體宿舍。兩扇黑漆門板裡面，是一個天井，一邊是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住的小樓，另一邊一棟三層樓房，底層右手兩間，外面是會議室，裡面是「文協」秘書梅林夫婦所住；左手兩間，靠着樓梯的一間住着以群。二樓住着影劇界的宋之的，史東山，葛一虹，三樓先是住着陳鯉庭，舒繡文，盛家倫，後來又有鄭君里，徐遲等等。平日臨時到這裡投宿的進步文化人就更多了。沙汀從南溫泉回城，就擠進了以群的房裡與他合住了一段日子。當時沙汀也參加了「文協」的工作，同時，他還一邊寫着作品《敵後瑣記》。工作中的事沙汀多與以群商量，兩人朝夕相處，配合得很默契。

而說起以群和沙汀的合作，也是周恩來牽的線。沙汀和以群一九三二年只在上海有一面之緣。當時以群名叫華蒂。去聯絡剛剛靠近「左聯」的艾蕪。與「一二八」事變後逃難到租界的沙汀見過面。到了重慶以後，有一次沙汀出席了在曾家岩五十號一樓周恩來的卧室裡舉行的彙報會。會上談起以群，周恩來就介紹說：以群剛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在監獄裡的問題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當非黨幹部使用。同時，周恩來還特別提到，對以群處理自己關押期間妻子梁文若與吳奚如關係的冷靜態度，也表滿意。就是這幾句話，建立起沙汀對以群的信任，也開始了他們的合作關係。

吳福輝所著的《沙汀傳》中曾有記載：九月下旬，周恩來鑑於半年來英法聯軍在敦刻爾克大撤退，英國答應日本切斷滇緬路三個月的無理要求，蘇日有簽定一項和約的趨向，局勢複雜，人心浮動，一些知識分子思想陷於混亂，決定去北碚和大家座談一次。他派沙汀、以群先一步去安排。

周恩來副主席和徐冰一行，九月二十四日夜到達北碚。原定下午到的，在城裡耽擱了，連晚飯都沒顧得上吃。這時候街上好一點的飯館都已關門，沙汀、以群就領他們隨便找了家小館子用餐。飯後，周恩來執意乘車去拜訪陶行知，然後才去北溫泉歇宿。

（四之一）

重慶曾家岩周恩來故居

傳奇人生

馮進

現代社會消費主義橫行，廣告也力求別出心裁，吸引顧客。據說廣告的最高境界是要激發觀衆的想像，讓大家深信使用某種產品就能更美麗、更強大、更富裕、更幸福。所以，百事可樂的廣告要請辛笛克勞馥扮演一個帶着兩個孩子的漂亮媽媽，耐克的則讓姚明或科比大秀球技。雖然人人都知道自己即使喝了百事可樂，穿了耐克鞋也並不能成爲名模和球星，但這種隱隱綽綽、若有若無的聯想正是廣告人推銷商品的慣用伎倆。現在想來，廣告使用的就是弗雷澤在《金枝》中說到的「巫術原理」：「相似律」和「接觸律」，讓觀者浮想聯翩，將毫無關係的A和B連接在一處。

父母親住所的附近正在修建一個豪華公寓群，高層建築。號稱「世貿中心金領公寓」，聽說建成以後將實行「酒店式管理」，房價每平方米將在一萬五千到兩萬之間或更高。開發商豎起了新的廣告牌，打出了新的廣告語：「住在世貿的你和我，都有傳奇的人生」。這個廣告其實是暗示能住進這種公寓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擁有「傳奇人生」的名人住在你的左近，根據「物以類聚」的相似律和「近朱者赤」的接觸律，你的人生也增值了：你的聲望提高了，生活就充實了，生命就圓滿了。我覺得，這是一種邏輯上的混亂。且不論名人們是否眞會在這裡買房，即使他們就住在這兒，他們的名聲卻也並非是因爲買了這套房得來的。

更何況，傳奇的人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人生。張愛玲是寫過《傳奇》的，她的人生似乎也是一部傳奇。可是她少年流離、中年顚沛、老來孤獨、身後淒涼，留下的也就是那麼一個「蒼涼的手勢」。說著名誠然，但幸福就未必了。傳奇可能是一種榮耀，但也是一種負擔。過着傳奇的人生，生活在萬衆矚目之下，是需要做出犧牲以娛樂大衆的。觀衆的期待就是傳說中人一定得與衆不同，好到極點或壞到極點也許可以隨便，但平淡庸常是絕不被容忍的。張愛玲曾提倡「成名要趁早」。我想，如果通過選美選秀，能成爲超男快女，「中國偶像」，現在也會有很多人趨之若鶩。我的想法正相反：人生不要成爲流芳千古的傳奇，但也不要成爲喻世警世的寓言，做一篇閒適隨意的散文是最理想的。眞正幸福的人，是沒有故事的。

酸辣萵筍蝦

茅儀毅

春節長假七天，肚裡的油水飽和，吃啥都覺得沒胃口，只想吃些清淡爽口的菜餚。於是想到了酸中帶辣，清新不膩的酸辣萵筍蝦。

先準備需烹製的食材：萵筍一根、活蝦二百克、蒜二瓣、朝天椒一個。再準備調料：白醋二小勺、白砂糖三小勺、鹽一小勺。將萵筍洗淨，削去表皮和老筋，用擦絲器擦成細絲。在萵筍絲裡加半小勺鹽拌勻，放置十分鐘。把活蝦洗淨，放入滾水中氽燙二分鐘後，撈起放入涼開水中過涼，去掉蝦頭和蝦殼備用。將蒜、朝天椒切碎放入碗中，加白醋、糖、鹽，混合均勻成調味汁。將萵筍濾出多餘的水分放入盤中，剝好的蝦子放在萵筍上面，再淋入調味汁拌勻。就這樣，一道爽脆酸辣的萵筍蝦子，烹製而成。

這道甜酸微辣、爽口清淡的菜餚，極爲挑動人的味蕾。只是在烹製過程中，蝦子氽燙的時間不宜過長，放入鍋中等水再次沸騰時，煮二分鐘即可。若煮得過久，會使蝦肉變老而失去爽口感覺的。

詩意療病

姜仲華

《聊齋》中有個浪漫的故事，魚精化身的少女白秋練，對少年慕蟾宮產生了愛慕之情，茶飯不思，懨懨地得了相思病。相見後，病卧的她對慕說，你爲我吟詠三遍唐代王建的《宮詞》「羅衣葉葉」吧。念了兩遍，她的病就奇跡般地好了。婚後，白秋練隨慕遷到北方，每頓飯都要加一點自己湖中的水。後來喝完了攜帶的湖水，新的還沒運到，她奄奄一息，對慕說：「我快要死了，死後你不要埋，每天的卯、午、酉三個時辰，爲我朗誦杜甫的《夢李白》，我的身體就不會朽壞。湖水一到，我就活了。」果然。

詩可以治病，可以讓愛人的身體不朽壞，詩有此功效，令人讚歎蒲松齡精彩的想像力。

其實，詩意可以治病，不是故事中的虛構。北宋的秦少游在《淮海集》中記述了一件事。他得了腸胃病，久治不愈，很是煩躁。正好友人帶來一幅唐代王維的《輞川圖》。秦少游一看畫，就像置身於那令人心曠神怡、清新幽靜的畫境之中，如同在青山綠水中徜徉，渾身舒爽難言。他天天對畫「卧遊」，半月後，病不知不覺地好了。

無獨有偶。一九三八年秋，書畫家、文物鑒賞家吳湖帆卧病於上海家中。一天，古董店汲古閣的老闆曹友卿來看望他，帶了一幅剛剛買到的山水殘卷。吳湖帆展開畫卷，只見山巒蒼茫，水波蕩漾，神韻非凡。吳湖帆越看越驚，經過考證，認定是元代黃公望的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的前一部分《剩山圖》。他以家中珍藏的青銅重器周敦，換來這幅殘卷。從此日日與《富春山居圖》相對，優遊於富春山水之間，說來稀奇，近一個月的大病，就此痊愈。

能治病的，不僅是詩情畫意，還有琴韻。據報道，近年來，莫扎特的樂曲被衆多醫學家普遍認爲對粉刺、小兒多動症、老年癡呆症等有神奇的治療作用。一位芝加哥神經外科醫生發現莫扎特的某些樂章能減輕某些癲癇病患者的發病程度並減緩發病頻率。伊利諾斯大學專攻癲癇症的神經科專家約翰·休斯給自己的病人播放莫扎特《D大調雙鋼琴奏鳴曲》，他驚訝地發現，在三十六名病人中，有二十九名的症狀得到了減輕。休斯也用其他古典音樂做過試驗，但他發現只有莫扎特對他的病人具有持續、明顯的效果。

藝術品給人以精神享受，還能治肉體的病，這樣的作品肯定是相當棒的。一個藝術家能有一件這樣的作品，足可自豪。

藝術品的療效也有例外，並非都是以詩情畫意治病。曹操的頭痛病很有名，也很難治，華佗要給他開顱才能治好，以致被曹操疑心而殺害。其實，名醫解決不了的，文學家可以解決。官渡之戰前，「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爲袁紹寫了篇討伐曹操的檄文，大罵曹操，酣暢淋漓。曹操正犯頭痛病，躺在床上讓手下念這篇檄文，聽到要緊處，不禁厲聲大叫，嚇出一身冷汗，頭痛霍然而愈。陳琳的文章可以治療曹操頑固的頭痛病，不僅意外，而且有趣。對曹操來說，這篇檄文大約相當於一碗貨眞價實的「油潑辣子」吧。